

老子战略思想探微

林炳青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战略系 江苏 南京 210039)

摘 要 老子的思想体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也发挥了不可小视的作用。老子战略思想是老子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秉承老子哲理思考的脉络,涵盖了人本思想、反战慎战、后发制人、“柔胜”、有限目标、内修外与、权力均衡等内容。老子的思想对于我们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与实践,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战略思想 老子 道 后发制人“柔弱胜刚强”

中图分类号:B2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09)02-0047-04

《老子》又名《道德经》,约成书于春秋末期,是诸侯争霸、兵燹连连、中国社会的力量格局正处于激烈大变动的时期。老子目睹了战争带来的深重灾难,并对政战问题进行了冷静、深入的思考。同时,由于身负“柱下史”之职,周室大量的典籍故例也为他形成自己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老子》就是他哲理思考的结晶,对后世的政治、军事、文化、哲学等各个领域都有深远的影响,甚至融入中华民族的骨髓,潜移默化地作用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不过《老子》毕竟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哲学著作,对《老子》的解读历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老子思想亦命运多舛,或举或废。好之者,将其奉为圭臬;厌之者,将其讥为“弱者的哲学”。可以预见,这一争论还将继续。然而,倘以价值无涉的方式来理解《老子》,抛开先验的偏执,客观公正地看待老子思想,不难发现,蕴含其中的教益犹可启迪未来。从战略的角度考量,《老子》也足可称为中华战略文化的先声。

一、老子的战略思想:并非“贴标签”

提出老子战略思想的命题,一些人难免会提出这样的质疑:老子有战略思想吗?拿今天的概念、命题去界定古人思想是否“贴标签”?安德烈·博福尔在《战略入门》中举例说:“莫里哀剧本中的约尔丹先生能写出好的散文,却并不了解这种文体,今天许多人正像约尔丹一样,在运用战略,也并不了解它。”^[1]在老子所处的时代,战略的概念并未产生,但关乎国运的大战略和关系军事行动成败的军事战略思想却已滥觞。《老子》中包含着深邃的战略思

想,并将这种认识以高度凝练、意蕴丰富的文字提升到哲学境界,具有智识的美感。细细探究,不难从古今中外战略家的思想体系中或多或少地发现老子思想的因子。正因如此,说它对我国战略思想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是毫不为过的。

“战略”一词源出军事领域,二战后逐渐向非军事领域拓展。博福尔认为,战略是“一种运用力量使之对于政治策略目标的达到作出最有效贡献的艺术”^{[1]5}。它是力量的辩证法艺术,或者说是两个对立意志使用力量解决其矛盾时所用的辩证法艺术。国家战略,与一些西方国家通用的“大战略”相同或近似,就是国家的安全战略,是国家筹划和运用国家总体力量,维护领土和主权完整,维护国家的发展权益,保障独立自主与繁荣稳定。构成国家战略的要素包括:国家利益、国家目标、基本国策、各种力量运用原则与相互关系等等^{[2]125}。战略的层次结构由顶端向下延伸,可以表示为:国家战略→国防战略→军事战略→军种战略。而军事战略就是利德尔·哈特所说的“运用军事力量以达到政治策略所定目标的一种艺术”^{[2]119},包括战略目标、战争形势和对威胁的判断、作战原则、作战样式、战争指导等。《老子》讲兵,但又与一般的兵法大不相同。兵法讲“兵”多集于“术”,即战争的指导原则及作战样式等方面。《老子》则比一般的兵法似高出一个层次,它把用兵之道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强调军事战略为国家战略服务。老子既懂近似唯物的本体论,又深谙变化的辩证法,对战争、战略的认识形成独具一格的流派。老子有很浓厚的民本思想,对人的生命及权益尤为

重视,把人提升到与道、天、地并列的高度。由此出发,他奉劝统治者不要与民争利,也不要过多地干涉人民的生活,而要充当人民的“守夜人”。他对战争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同时又承认战争不可避免的现实。反对不义之战,并把战争的起源归结为统治者的贪心与欲望;又非不加区别反对一切战争,只是提出不要轻易进行战争,即“不得已而用之”。他看到了事物之中包含的肯定因素与否定因素以及相互对立着的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趋势,因此,在进行战争实践时主张后发制人、以静驭动。他以水喻兵,提出“柔胜”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战争内在规律,同时又跃出军事斗争这一具体领域,在更广阔的视阈内揭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的联系。他提出了战略目标的有限性,比后世的战略思想家提出的目标与手段相称的命题早了上千年,这是难能可贵的。然而,老子更多关注国家的治国方略,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社会制度的优劣是人民“自然”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老子》中还包含着均衡思想的发轫,对近代以来国家体系中的“均势”思想不无提示意义。

二、老子战略思想的内容

1. 顺道应时,以人为本

“民本”抑或“人本”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源远流长。然而,作为一种哲学价值观,“人本”与“民本”又不尽相同。人是相对于物和神而言的,而民则是相对于官而言的。统治阶级为维护利益计,常常会采取一些措施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与压迫,这当然有积极意义。不过,这种“民本”思想并不能一以贯之,更毋侈谈“人本”。老子则不然,他一方面认为“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把人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又告诫统治者“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即要取法天地,没有偏爱,不强为干预,任其依“道”自然发展。即便是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战争中也应珍惜人的生命,毕竟战争“杀人众”,故应“以悲哀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在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的今天,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人的价值乃至人类的群体价值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甚至在一些地区因为处理不当而引发动荡,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2. 反战、慎战,战则必果

老子反对战争,认为“夫兵者,不祥之器”,且“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军事战略必须服从于国家战略。他认为,战争的后

果立竿见影;“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就连战马的命运也随战争跌宕起伏;“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他得出结论说,战争的根源在于“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并非不加区别地反对战争;“兵”虽不祥之器,还是要“不得已而用之”,而且用就要取得战果,这就是反“无道”的战争。

老子的战争观中,还蕴含着人民战争思想的萌芽。他说:“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把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看做是“天”意的行为,而民众对战争的支持拥护程度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他还提出了选拔将帅的标准:“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即不逞勇武、沉着冷静、善于守拙、谦逊待人。老子主张“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兵戈之事也不例外,所以在战争准备阶段,应深谋远虑、周密部署。在战争的实施阶段,一要慎重初战,“不敢为天下先”,不强为违背战争规律的事;二要慎用兵,不可轻敌,“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三要全程谨慎,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在作战指导原则上,老子主张“以奇用兵”,突破常规,以自己的局部优势去对抗对手局部的劣势,出奇制胜。“抗兵相若,哀者胜矣”,符合“道”,又在战争中善于为下的正义之战当然会取得最终胜利。

3. 后发制人,乘虚蹈隙

老子一再强调以退为进、后发制人的思想。他首先从理论上论证说,由于“反者道之动”,矛盾不断地发展变化、对立双方力量对比总会此消彼长;“正复为奇”,所以“进道若退”是可能的。进一步地,“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后发制人、以静驭动、以逸待劳,寻找对手的破绽与不足,使矛盾向有利于己的方向转化,不战则已,一战功成。“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隐真示假、巧妙保存自己,这不能不说战术上的一招妙棋。

如果单纯以为老子胶执陈言,只注重防御而不敢实行有利的进攻,那就大错特错了。《老子》的行文特色就是“正言若反”,甚至怕读者忘记这一点,不断提醒试图探究他精妙思想的人们要正确理解:“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与儒家教人处“常”的教义不同,老子的智慧足以使人应“变”^{[3][53]},所以他不会拘泥成制,哪怕是他自己的创造。在文中也有例可循,比如,第六十四章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这与时机成熟条件下的先发制人有异曲同工之处。

4.“弱之胜强,柔之胜刚”

一般来讲,强能胜弱。在这里,老子再次一反常理,提出“柔弱胜刚强”的思想。“柔胜”的理论依据何在?一方面,“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另一方面,“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符合“道”的新生“柔、弱”事物,随历史的发展,终将战胜“刚、强”的不合于“道”的旧事物。关于“柔胜”,全书着墨很多,如第三十章、第四十三章、第五十二章、第七十六章、第七十八章等等,以喻说理之处就更多了。老子甚至断言:“柔胜”的道理“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他向我们传达这样一个道理,人类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抵制“刚、强”向“柔、弱”下滑,而物极必反又是接近自然过程的“道”,那么,如果从“柔、弱”的底部获得新生,以顽强的生命力向上推动,待“刚、强”大势已去则战而胜之。所以,不妨先壮大“刚、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这与我们今天所知的“否定之否定”何其相似!如何持“道”以恒?老子认为,应当通过抑制上升力量的过度来避免衰落;“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这似乎有些消极,但如果敢于突破“度”,一直寻找新的、有强大生命力的“柔、弱”增长点;“守柔曰强”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英国学者葛瑞汉(A. C. Graham)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4]。

在这里,老子舍弃了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而是在“柔、弱”与“刚、强”之间求得平衡。人类的行为规范偏向于后者,而“道”却对双方一视同仁。他提示人们,损弱补强是反“道”的行为,强固可胜弱,在一定条件下,弱同样能胜强。纵观中国历史,“柔胜”的例子不胜枚举。勾践卧薪尝胆、三千越甲终吞吴,以空间换时间、八年抗战粉碎倭寇“东亚帝国”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5.“果而勿强”,目标有限

战争要为政治服务,而不是相反。因此,“善有果而已,不以取强”,不可穷兵黩武。他继续论证说:“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换言之,老子是在提醒我们,战略目标必须有限,无限扩张终将导致失败。老子主张对立双方(三方,乃至多方)的共存,也就意味着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尊重对方的生存空间和核心战略利益,这是国家之间的“游戏规则”。老子生活的时代,周室倾颓、邦国林立、兵连祸结,是典型的“霍布斯文化”大行其道的时期。出于安全的考虑,诸侯国纷纷发展自己的硬实力,这样一来,安全两难的困境更难解决。在与外部世界缺乏联系的情况下,武力兼并、追求中国大一统成为争霸诸国合乎逻辑的选择(“大一统”之后,似乎就没有“外部”威胁了)。老子看到

了这个权力政治的逻辑,以当时诸侯国的国际政治现实为背景,从自己的理论体系中推演出军事战略目标必须有限的论断。老子的箴言穿越了时空,在人类社会进入近代后、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得到了印证。俾斯麦治下的德国因追求有限的目标而崛起,而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治下的德国却因为对军事力量及其国力增长前景抱有过分的自信、幻想甚至迷信;“果”而“强”,追求力所不逮的无限目标,其失败自然在劫难逃。在21世纪,中国巨龙再次腾飞。中国的前进,似乎正在接近某种潜在逻辑尺度的边缘^[5]。重温老子的名言“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以此审视中国的崛起进程,对于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不无裨益。

6.内修道德,外与邦国

《老子》全书有二十余章的篇幅直接涉及治国理念,充分表达了老子的社会政治主张。老子认为,统治者在指导思想上应“以百姓心为心”;“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循“道”治国,唯其如此,天下方能归服;“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以正治国,减少繁文缛节对人个性的束缚,摒弃诡道权术对人思想的侵害(“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取信于民,不过多地干涉人民生活,不与民争利,这有点类似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守夜人”的角色。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治大国若烹小鲜”,告诫统治者不要以繁苛的政令扰民。在国际关系方面,老子针对当时兼并战争带来的痛苦,提出大国与小国应和平相处的主张;“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

总的说来,老子的政治思想主要着眼于国内的政通人和,与我们今天考虑的国内因素在国家大战略中的地位、作用不可等量齐观。尽管如此,老子政治思想仍有可贵的借鉴意义。一个有影响的大国,国内必然有稳定的政权、健全的制度、健康的经济、悠久的文化及良好的国际形象。在今天,中国立足自身力量谋划发展的“大棋局”,以改变自己影响世界,在世界大国成长的历史轨迹中独树一帜,这个轨迹得到了世界的尊重与瞩目。

7.倡导均衡,损盈补亏

维系一个由若干独立存在力量构成的体系的平衡,在于允许体系内诸因素保持它们在一定程度内的逆趋向。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同样适用。老子从自己的辩证法出发,初步提出了“均衡”的思想。他以开弓射箭为喻:“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并得出结

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但诸侯间的杀伐纷争往往逆天道而行；“损不足以奉有余”，这是老子所不愿看到的。他接着自问自答：“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有道者”以有余“奉天下”，就意味着一个诸侯国不应强大到压倒其他国家，但同时又应该强大到防止其他国家来压倒自己。

老子的均衡思想在理论上说得过去，实践起来难度却相当大，因为国家长期处于安全担忧之中，唯恐他国会利用机会来削弱自己的力量，更何况在每个执政者的潜意识里，权势是不言自明的追求。理论与实践的实际背离，再次印证了老子所言“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的无奈。这或许需要共同观念的建构，不过这已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

三、老子战略思想的启示

老子以浅显易懂的事例，循循善诱，教诲人们深刻的道理。他从哲学的高度来分析和处理现实中的个人、国家遇到的难题，他的著作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持久的生命力。西方学者给予老子很高的评价。李约瑟认为，老子“对自然的思索和观察，和亚里士多德前的希腊思想，完全相同，于是奠定了中国科学的基础”^{[3][2]}。对于老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他们也直率地指出：“今天大概没有一个地道的中国人能够完全从老子的观点的本来内在体验的联系中继承这些观点”^[6]。的确，老子的思想博大精深，穿越历史的黑障、全面准确地把握其内涵诚非易事。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各取所需，从中汲取学养。

在老子的思想中，“道”是最核心的一个概念。不过，它并不是后世所主张的道德仁义的“道”，也不是“正道”的“道”。它指涉的是客观规律或者客观存在，其中并不包含价值判断。“无为”则是不做不符合“道”的事情。现实中人们违“道”而“为”的事情太多了，造成的破坏也大。古时如此，进入所谓“文明”时代也并无止息，甚至有狂热者要“改造”客观规律，功利色彩昭然若揭。在解读老子的过程中，以主观臆想给老子扣上“莫须有”的帽子、说其伪诈、说其遁世、说其没落者也大有人在。以此观之，马克斯·韦伯的批评不无道理。的确，我们在解读老子思想的过程中，应该超越阶级局限，不管是老子本人的，还是我们自处的。

老子的战略思想及其重要价值，是靠具有战略思维自觉的人们去体悟、发挥的。人们对他的评价再高大概也不为过。人们认为，老子的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这与当时国家一统的大势

及冰冷残酷的政治斗争现实相去甚远，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而历史上真正践行老子的思想并取得成效的，大概只有汉初的“文景之治”^[7]。其实，我们不妨对老子的思想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在领土、主权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老子的思想显然具有更为显著的工具理性。“视界”大了，“世界”自然就小了。

老子的思想闪耀着理想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光芒。由于时代所限，老子的思想难免阙如之处，虽然在实践中遭受了严重挫折，但这与人们向往和平、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是一致的。千百年来，不管时势如何变幻，这种理想始终不曾泯灭，人们也始终未放弃为实现它而作的不懈努力。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今天，我们适时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战略主张，老子的思想似乎比常人所识的“和合”思想更能贴近这项战略考虑的意蕴，也更贴近于现实。

参考文献：

[1] 安德烈·博福尔. 战略入门[M].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 译.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9.

[2] 潘石英. 现代战略思考[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3] 转引自韦政通. 先秦七大哲学家[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4] 葛瑞汉. 论道者: 中国古代哲学论辩[M]. 张海婴,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266.

[5] 郭树勇. 大国成长的逻辑: 西方大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分析[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51.

[6] 马克斯·韦伯. 儒教与道教[M]. 王容芬,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237.

[7] 陆元炽. 老子浅释[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7: 159.

